

吳龍奉門下有其三門四
日而旋七字注云大入成都
一而門其三門是一句文粹

冬飲叢書第一輯

樊文彙錄

(3)

集別非解字無冠
備字案本作時

知案本作如
鉦鼓解作鉦

這子齋書通鑑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
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為者
吾不知羣蠻此舉
大劍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
飽稻飲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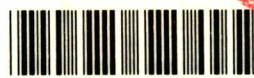
唐·樊紹述撰



冬飲叢書第一輯

樊文彙錄

廣陵書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 573739

(3)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樊文彙錄/ (唐)樊紹述撰. —影印本. —揚州:廣陵書社, 2003.4

(冬飲叢書)

ISBN 7-80694-000-6

I . 樊… II . 樊… III . 絳守居園池記 - 注釋
IV . I26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 I P 數據核字(2003)第 024511 號

樊文彙錄

初以為共在己井後
呈戊寅六月加故紙中
檢見寸狂喜
冬飲自記

余少時聞前輩言讀樊文如飲辣酒鉤棘喉吻不得下終是鬼道
 檢園池記果不能白也得趙吳許三家合注始能白因亟錄存得
 孫注又錄之今季春正月從湘友段得胡注遂合前後彙錄成一
 冊三家注各有同異傳本甚夥孫注好泛引然錄三家注幾備其
 可貴在是此冊凡用舊注皆不錄懼複也胡本絕去依傍頗有舊注所未及者余
 維宋王晟劉忱二家注既久不傳茲錄五家已足味玩據孫李附
 錄有楊德周沈裕校刊注中胡本跋有趙師尹張子特二家注本倘
 異日訪得一讀更快也次目於左以便檢閱云

絳守居園池記註解序

重刊碑記序

吳氏錄園池記碑本

吳氏依趙注校定本

附吳師道跋一則 李肇國史補一則 歐公跋一則

園池記趙注 吳氏正誤補遺附

附吳師道跋二則

吳氏錄許氏園池記圈點批畫

吳氏錄許氏定白疏說

附許謙跋一則 吳師道跋一則 張樞跋一則

孫氏樊紹述集序

園池記注

附楊德周序一首 沈裕跋二則 梅詩一首 徐判一首

越王樓詩序注

附韓註一首 書二首 薦狀一首 題名一則 墓誌銘一首 唐書本傳一首

胡氏樊子序

園池記注

越王樓詩序注序

越王樓詩序注

附近邨校跋一則 唐詩四首 胡氏傳略 後序 跋
以上三首均節錄

玄默湑灘如月十五日辛巳漂水王瀝識於冬飲廬

樊氏又刊樊紹述遺文一卷前有輟耕錄園池記內讀一篇後為秀水張庶輯注園池記今以此即錄附後

絳守居園池記注解序

夫物之始晦而終顯者是固其美自有不容晦者亦必係乎有所
遇焉惟文章也亦然昔昌黎韓子之文起八代之衰為百世之法
空無不顯尚或棄敝筐而不之省又必為歐陽子所得於是大行
於世況其餘者乎予幼讀韓之文見其為樊紹述誌墓之作稱其
著述之多古未嘗有又不嚴臨前人一言一句心恒慕之僅得見
其絳守居園池記然讀之尚不能句又寧敢論其意義間宋有王
晟劉忱皆嘗注之微逸無傳惟灤陽趙伯昂箋註者存求之未得
也予友鄒平言君宗本以己丑進士起家筮仕為絳州守入為南
龍庫部正郎再擢廣平郡守近奉遷佐來池嘗為予言始至絳時

歷閱解舍見馬樞下一石隱、有文命出而洗剔其污垢則是記之刻也亟墨一本朝夕玩焉時州署後有堂名次公久廢爰復為樓而甃是刻於中壁且浚厥池環以危堤方欲博為咨謀求通斯文之義以傳而遽以息歸嗣守者取其文刻而成書題曰奇文集至於始得之由殊弗之及暨白讀釋義亦無聞也宗本之言如此居無何奉臺檄往會九江節推吳君令濟同按民訟於兩郡境上令泚金華人正傳先生之嗣孫也詢知宗本昔嘗守絳因舉園池之蹟為問且曰是記趙伯昂雖有註而先祖又為之補遺正誤尤明且備宗本聞而喜甚遂求而得之以示予予一閱頃咎之囁嚅於口者疊々成誦而磊砢於胸次者豁然以通如宵征而獲炬如

理亂絲而得紬其端緒其為快何如也宗本謀繡諸梓載以首簡
之筆屬予夫斯文也誠奇文也然況冥數百年人鮮知者甚至淪
擲非所其晦也固久一既遇吾宗本表而出之則已顯於其地矣
迄今且逾二紀池之公絳又在數千里外復於是得其註釋之全
者而顯諸四方豈非奇遇也哉宗本之用心亦勤且厚矣抑文章
之顯晦有時猶如此則夫人之行止通塞槩可知焉此予之所以
重有感於斯文是用詳其顛末僭書諸端而未暇計夫佛頭著襪
之謂也

弘治七年歲在甲寅春三月 賜進士中順大夫直隸池州府知
府前南京大理寺正仁和陳良器序

重刊絳守居園池記序

題云重刊蓋耿中
舍磨石別刊也

承事郎守太子中舍知絳州軍州事耿說篆額

承事郎守將作監丞通判絳州軍州事孫冲謨

承奉郎前守正平縣令薛琪書

長慶中樊宗師為絳州刺史嘗作絳守居園池記其詞句甚隱僻
不明自冲在京師得此文頗与同人商推卒不能果然詳其意旨
由讀樊宗師又為皇唐名士不知當時負此文走人門下有誰與
詳解而知之也宗師與韓退之親且相推善觀退之之文大不如
此退之文集中有畲陳商書其意甚病商之所為文不與世相上
下故喻以齊王好竽商負瑟而干之又不知退之終使宗師之文

如是唐室承齊梁陳隋餘弊其文章最微弱又變其體使有聲韻
耦對唐享李尤遠然其鼓而成風其間忽有韓愈獨與張籍皇甫
湜李翱輩更迭文體高出秦漢亦大為當時眾口排擯謂之無用
之文韓愈歎其遺彌光後未有學韓愈氏為文者往往失其旨則
汨沒為人所鄙笑今則尤甚嘗有人以文投陳堯佐陳得之竟月
不能讀即召之俾篇之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以書謝且戲曰子
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為其人在則其文行蓋謂既成文而須口
說之也是知身歟則文隨而沒矣於學古也何有哉咸平六年七
月冲奉詔為絳州通判月餘觀園池記其石甚畧小文字多椎缺
因熟讀及游覽園池攷其亭臺池塘渠竇花木堤原川河井閭牆

墉門戶凡為宗師筆紀處所者雖與舊多徙移然歷々可見猶視
其文未能過半樊之記有亭曰徊漣曰香曰新曰望月曰柏有塘
曰蒼塘有堤曰風堤有原曰鼇蛭原惟正西曰白濱今無遺址又
疑其指水涯為亭名也冲登城西與北引望所謂黃原珙天汾水
鈎帶者在其記又得一二其亭為今之所存者唯香亭與望月焉
按其公處又非舊也其餘皆非當時所名者也得非遭梁周閒鎮
是罷者或因循改易也蒼塘堙沒矣風堤鼇蛭原雖問老吏故氓
是非難校今之亭有東南者曰四望居高臺臨鄆市可四望也依
斛律光廟之東曰望京據北曰香々之西北曰會賓前坐岸之下
連柏陰曰水簾池之中曰水心跨昂橋歷虎豹門而西曰曲水既

北少西來池曰望月又北限篠竹溝水曰禮賢且西密梨園曰感恩南對遠引曰射圃可以習射也前畦蔬夏花新竹三四本後壑堤屈律西北來竇水上走別一亭曰姑射西北正與姑射山相對最居北城上西連廢門臺樓東北可周覽人家依崖壑列屋高下水竹葩花老棗翳桑陰密鬱邃磻響激流引溉蔬圃環折縈帶尤可登望今題二亭曰浩氣萋萋皆北向浩氣連仁豐廳後當公退時可逍遙蒼浩然之氣也萋萋蔭房豹門其下皆芙蓉萋萋也今之亭既異於樊文且多焉其餘渠竇引決花木蔭滋歲久且古與記舛訛不可驗矣記之易解者在其文曰西南有門曰虎豹其門猶在左畫虎鼓怒抉力呀而人立所謂萬力千氣蟄伏地電火雷

風黑山石胡人鬚黃帶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櫛縮悉如記白
豹玄斑馬皆非故物也亦後來好事者圖之又曰攷其亭臺沼池
之增蓋豪王才侯罷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々指可創起處
如此不過數處俾人再三讀之可曉其理如曰水本於正平軌正
平帶郭縣也隋開皇十三年內軍將軍梁軌為臨汾令臨汾即正
平也十八年改正平為軌字安暮材令也惠州民井涵生物瘠瘦
因鑿山原自北三十里引古水圖經云地缺絕經濠坎則續之以
鼓堆水槽穿城墉入街注也別分走街衢阡陌汨々然鳴激溝渠又溉濯
畦町訖入於汾河其文多如此類故欲使人昏迷往々莫辨其理
頃縣前有梁軌遺記熟見其蹟則知水本於正平軌由此而發語

也餘無遺據則皆莫能知嗚呼文者道之車輿也欲道之不泥在文之中正秦世以前淳而不漓矣漢之閒煥而不襍逮魏與晉稍稍侵害自茲而下敲而斲脊隋唐以來摩為二途既不相近頗甚攻毀夫聖人文章若八卦象繇文象之體雖不膚淺然聖人之文終能傳解孔子繫辭則皎然流暢其詩書禮樂之文披之皆可無意是聖人之於文章本在達意啟法而已不必須奇恠而難入也由經書外子史百家之言固可通導獨揚雄太玄準易而為之當時之人或不肯一覽故文章在乎正而不襍但如兩漢風骨則仲尼周公復出固無所嫌也太子中舍耿君說知是州將一季常念園池記既歷年歲惜其文字缺落因磨石別刊之以傳其文中舍